

雷 达◎主编

新中国
文学精品文库

散文卷 下

SANWENJUAN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雷 达◎主编

新中国
文学精品文库

散文卷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 散文卷. 下/雷达主编.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747-778-5

I.新… II.雷… III.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4836号

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散文卷(下)

XINZHONGGUO WENXUE JINGPIN WENKU. SANWEN JUAN. XIA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责任编辑 蒋鸿雁

谢芳

责任技编 钟愉琼

责任校对 陈嫣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装帧设计 海天龙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址 www.htph.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83460397(邮购)

设计制作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 Tel:83461000

印刷 深圳市希望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0.25

字数 400千

版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1月第1次

定价 88.00元(上、下)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编选前言

回眸六十年文学的来路，发现我们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选择着文学，而我们的文学也在不断地选择着自己在时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或自身对时代最敏感问题的回应，这种双向的选择越是刻板，僵硬，整一化，文学就不会真正繁盛，越是多样而自由，文学就能不断地焕发活力。六十年来，这个双向选择过程留下了大量经验或教训，内涵丰富而深刻。

对前三十年我只想说一点，那时可供作家选择的余地比较小，那时强调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上，都有严格的限定。这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然而，作家和诗人们固然有如戴着镣铐的跳舞，但他们还有没有一定的选择能力呢？艺术还有没有它自身特殊的生存秘密呢？事物还有没有它的两面性呢？当然有！不少作家在那样的时空环境中，能把自己的创作能力和个性发射到极为可观的高度，有的至今放射着夺目的生命之光，不能不令人惊叹！它们虽然充满内在矛盾，有其局限性，但大体上在时间的河流中挺立住了。这是怎样的悖论和奇观啊，其中有哪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奥秘，实在值得深长思之。

后三十年间，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学虽然有诸多的不足，但是，整体地看，文学的人文内涵的广度，文学功能的全方位展开，文学的方法、题材、风格、样式的多种多样，汉语叙事潜能的挖掘和发扬，以及生产机制和书写方式的解放，作家队伍构成的丰富层次，特别是第四媒体——网络化带来的冲击，皆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不管有多少干扰，受多少箝制，我们的文学在这三十年间仍然经历了一个不断解放自己，实现自己和壮大自己的过程，像是从狭窄的河床进入了开阔的大江，较前大大成熟了，丰富了，独立了。

在我看来，有一种精神是很重要的，它或隐或显地始终顽强存在着，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家诗人批评家，在如何使文学走向自身，回归文学本体，卫护文学的自由和独立的存在上所进行的坚韧努力。这种努力保证了文学在最主要的方面，其人文精神含量和艺术技巧品位达到相应的高度。这里所谓的“文学自身”，可以视为对文学规律和审美精神的一种理想化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肯定。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甚至走向边缘化的情势下仍然活着，而且仍然不可替代地活着，强健地活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人认为，当代文学无主潮，我却认为主潮还是存在的，不过它以极为曲折、复杂有时是潜在的形态存在着，且一度被遮蔽了，尤其前三十年。但它与五四精神遥相呼应，还是发展和贯通下来了。在我看来，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贯穿性的主线。这是从哲学精神上来看的。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和社会形态来看，那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以上就是我们这个选本的思想支点和审美依据，是最根本的选择标准和出发点。尽管我们总是说，心目中的大师还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旷世巨著似乎也未曾露面，但我们无法否认一个事实：60年以来的中国文学，恐怕在规模上、数量上、影响力上，超过了过去数千年以来的中国文学的任何阶段。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选本是大跨度的，饱满的，美不胜收的。我们无意于要求选本历时性地体现六十年文学的全部事件和脉络。我们更看重的也许是每篇作品的文学价值。由于篇幅原因，长篇小说是无法进入这种选本的；理论批评我们编了，最后却因种种原因放弃了，主要是不成熟。时值共和国六十年华诞，估计相似的选本肯定不会少，但我们相信，姚黄魏紫，各有各的眼光，我们的选本究竟怎么样，还是让它经受读者的检验吧。

编者

2009年11月

《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

专家委员会

(排名不分先后)

程光炜	吴义勤	胡 平	阎晶明	李敬泽
李 星	雷 达	李 辉	李建军	贺绍俊
陈晓明	张颐武	孟繁华	白 烨	白 描
彭学明	朱向前	何向阳	张清华	谢有顺
洪治纲	李洁非	汤吉夫	程金城	赵学勇
施战军	王 干	张志忠	张 陵	汪 政

敬 启

由雷达先生主编的《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精选了新中国六十年来（1949-2009）出版的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杂文和诗歌作品。我们已经联系到大部分作者，他们同意将作品列入《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出版，因涉及作家作品过广，仍有部分作者无法取得联系。请作者看到本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奉寄样书和稿酬。
谨致谢忱！

联系人：蒋鸿雁

电话：0755-83460371

Email: jhy1688@hotmail.com

海天出版社

2009年12月

目 录

CONTENTS

二月兰	季羡林 (001)
道士塔	余秋雨 (005)
思念海子	谢 冕 (011)
大师的弱点	王英琦 (013)
皋兰夜语	雷 达 (019)
深 圳	黄 裳 (028)
红玫瑰	李 敖 (035)
石头记	王鼎钧 (038)
温一壶月光下酒	林清玄 (040)
惜春小札	李国文 (042)
大地上的事情	苇 岸 (045)
总是难忘	苏 叶 (062)
在瞬间感知命运	池 莉 (071)
藏北启示：超越苦难	马丽华 (074)
西皮流水	高洪波 (086)
牡丹的拒绝	张抗抗 (088)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张晓风 (091)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104)
松花酿酒，春水煎茶	楚 楚 (106)
少女的沉思	张若愚 (108)
佛 眼	素 素 (113)
羊的样子	鲍尔吉·原野 (116)
巩乃斯的马	周 涛 (119)
失去的森林	许达然 (124)
珍珠鸟	冯骥才 (127)

魂牵梦绕地方戏	周同宾 (129)
一百年前的南京	叶兆言 (137)
荒村的灯光	罗 兰 (142)
我跳舞, 因为我悲伤	冯秋子 (144)
一个人的河流	徐 迅 (153)
在高黎贡山之西	于 坚 (159)
黑暗灵魂的舞蹈	残 雪 (164)
雪野里的精灵	李存葆 (166)
逃跑的马	刘亮程 (169)
泡 影	肖复兴 (174)
白 河	彭学明 (178)
京奇石馆记	王世襄 (181)
心灵的对比	席慕容 (183)
一个彪悍民族的文学世界	红 柯 (186)
红林问语	刘烨园 (189)
船	苏 童 (193)
女孩子的花	唐 敏 (195)
安塞腰鼓	刘成章 (200)
腕上晨昏	柳 萌 (202)
我吻女儿的前额	阎 纲 (206)
彩云之南	冯 牧 (211)
李煜和爱因斯坦	王充闾 (215)
京门忆旧	邵燕祥 (218)
欣赏莫扎特	赵鑫珊 (221)
藏羚羊跪拜	王宗仁 (223)
隔海相望的友情	周 明 (225)
中年是下午茶	董 桥 (229)
山居岁月	叶延滨 (231)
荒漠月色	朱增泉 (234)

袁崇焕无韵歌	石 英 (237)
少年时代的一次出走	陈建功 (240)
一次没有表白的爱	朱 鸿 (243)
美国的“中国城”	李欧梵 (254)
奥克斯福的威廉·福克纳	余 华 (261)
世间最美丽的眼睛	金翠华 (266)
一滴水可以活多久	迟子建 (276)
山居记	韩少功 (278)
凝望雪峰	李 辉 (283)
危险的戏剧性	南 帆 (298)
成年礼	筱 敏 (300)
姑苏半月	张中行 (307)

二月兰

◎季羡林

一转眼，不知怎样一来，整个燕园竟成了二月兰的天下。

二月兰是一种常见的野花，花朵不大，紫白相间，花形和颜色都没有什么特异之处。如果只有一两棵，在百花丛中，绝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是它却以多胜，每到春天，和风一吹拂，便绽开了小花，最初只有一朵，两朵，几朵，但是一转眼，在一夜间，就能变成百朵，千朵，万朵。大有凌驾百花之上的势头了。

我在燕园里已经住了四十多年。最初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这种小花。直到前年，也许正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我蓦地发现，从我住的楼旁小土山开始，走遍了全园，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我在迷离恍惚中，忽然发现二月兰爬上了树，有的已经爬上了树顶，有的正在努力攀登，连喘气的声音似乎都能听到。我这一惊可真不小：莫非二月兰真成了精了吗？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二月兰丛中的一些藤萝，也正在开着花，花的颜色同二月兰一模一样，所差的就仅仅只缺少那一团白雾。我实在觉得我这个幻觉非常有趣。带着清醒的意识，我仔细观察起来：除了花形之外，颜色真是一般无二。反正我知道了这是两种植物，心里有了底。然而再一转眼，我仍然看到二月兰往枝头爬。这是真的呢？还是幻觉？任由它去吧。

自从意识到二月兰存在以后，一些同二月兰有联系的回忆立即涌上心头。原来很少想到的或根本没有想到的事情，现在想到了；原来认为十分平常的琐事，现在显得十分不平常了。我一下子清晰地意识到，原来这种十分平凡的野花竟在

我的生命中占有这样重要的地位。我自己也有点儿吃惊了。

我回忆的丝缕是从楼旁的小土山开始的。这一座小土山，最初毫无惊人之处，只不过二三米高，上面长满了野草。当年歪风狂吹时，每次“打扫卫生”，全楼住的人都被召唤出来拔草，不是“绿化”，而是“黄化”。我每次都在心中暗恨这小山野草之多。后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把山堆高了一两米。这样一来，山就颇有一点山势了。东头的苍松，西头的翠柏，都仿佛恢复了青春，一年四季，郁郁葱葱。中间一棵榆树，从树龄来看，只能算是松柏的曾孙，然而也枝干繁茂，高枝直刺入蔚蓝的晴空。

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我注意到小山上的二月兰。这种野花开花大概也有大年小年之别的。碰到小年，只在小山前后稀疏地开上那么几片。遇到大年，则山前山后开成大片，二月兰仿佛发了狂。我们常讲什么什么花“怒放”，这个“怒”字下得真是无比的奇妙。二月兰一“怒”，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东坡的词说，“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此事古难全。”但是花们好像是没有什麼悲欢离合。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麼悲与喜。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

然而，人这个万物之灵却偏偏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有了悲欢。这真是多此一举，然而没有法子。人自己多情，又把情移到花，“泪眼问花花不语”。花当然“不语”了，如果花真“语”起来，岂不吓坏了人！这些道理我十分明白。然而我仍然把自己的悲欢挂到了二月兰上。

当年老祖还活着的时候，每到春天二月兰开花的时候，她往往拿一把小铲，带一个黑书包，到成片的二月兰青草丛里去搜挖荠菜。只要看到她的身影在二月兰的紫雾里晃动，我就知道在午餐或晚餐的餐桌上必然弥漫着荠菜馄饨的清香。当婉如还活着的时候，她每次回家，只要二月兰正在开花，她离开时，总穿过左手是二月兰的紫雾，右手是湖畔垂柳的绿烟，匆匆忙忙走去，把我的目光一直带到湖对岸的拐弯处。当小保姆杨莹还在我家时，她也同小山和二月兰结上了缘。我曾套宋词写过三句话，“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当时只道是寻常。”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往往在二月兰丛里看到她们：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

所有这些琐事都是寻常到不能再寻常了。然而，曾几何时，到了今天，老祖和婉如已经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小莹也回了山东老家，至于虎子和咪咪也各自遵循猫的规律，不知钻到了燕园中哪一个幽暗的角落里，等待死亡的到来。老祖和婉如的走，把我的心都带走了，虎子和咪咪我也忆念难忘。如今，天地虽宽，阳光虽照样普照，我却感到无边的寂寥与凄凉。回忆这些往事，如云如烟，原来是近在眼前，如今却如蓬莱灵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对于我这样的心情和我的一切遭遇，我的二月兰一点儿也无动于衷，照样自己开花。今年又是二月兰开花的大年。在校园里，眼光所到之处，无不有二月兰在。宅旁、篱下、林中、山头、土坡、湖边，只要有空隙的地方，都是一团紫气，间以白雾，小花开得淋漓尽致，气势非凡，紫气直冲霄汉，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的了。

这一切都告诉我，二月兰是不会变的，世事沧桑，于她如浮云。然而我却是在变的，月月变，年年变。我想以不变应万变，然而办不到。我想学习二月兰，然而办不到。不但如此，她还硬把我的记忆牵回到我一生最倒霉的时候。在十年浩劫中，我自己跳出来反对北大那一位“老佛爷”，被抄家，被打成了“反革命”。正是在二月兰开花的时候，我被管制劳动改造。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到一个地方去捡破砖碎瓦，还随时准备着被红卫兵押解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坐喷气式，还要挨上一顿揍，打得鼻青脸肿。可是在砖瓦缝里二月兰依然开放，怡然自得，笑对春风，好像是在嘲笑我。

我当时日子实在非常难过。我知道正义是在自己手中，可是是非颠倒，人妖难分，我呼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答，一腔义愤，满腹委屈，毫无人生之趣。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成了“不可接触者”，几年没接到过一封信，很少有人敢同我打个招呼。我虽处人世，实为异类。

然而我一回到家里，老祖、德华她们，在每人每月只能得到恩赐十几元钱生活费的情况下，殚思竭虑，弄一点好吃的东西，希望能给我增加点营养；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希望能给我增添点生趣。婉如和延宗也尽可能地多回家来。我的小猫憨态可掬，偎依在我的身旁。她们不懂哲学，分不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视我为异类，她们视我为好友，从来没有表态，要同我划清界限。所有这一些极其平常的琐事，都给我带来了无量的安慰。窗外尽管千里冰封，室内却是暖气融融。我觉得，在世态炎凉中，还有不炎凉者在。这一点暖气支撑着我，走过了人

生最艰难的一段路，没有堕入深涧，一直到今天。

我感觉到悲，又感觉到欢。

到了今天，天运转动，否极泰来，不知怎么一来，我一下子成为“极可接触者”。到处听到的是美好的言辞，到处见到的是和悦的笑容。我从内心里感激我这些新老朋友，他们绝对是真诚的。他们鼓励了我，他们启发了我。然而，一回到家里，虽然德华还在，延宗还在，可我的老祖到哪里去了呢？我的婉如到哪里去了呢？还有我的虎子和咪咪到哪里去了呢？世界虽照样朗朗，阳光虽照样明媚，我却感觉异样的寂寞与凄凉。

我感觉到欢，又感觉到悲。

我年届耄耋，前面的路有限了。几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叫《老猫》，意思很简明，我一生有个特点：不愿意麻烦人。了解我的人都承认的。难道到了人生最后一段路上我就要改变这个特点吗？不，不，不想改变。我真想学一学老猫，到了大限来临时，钻到一个幽暗的角落里，一个人悄悄地离开人世。

这话又扯远了。我并不认为眼前就有制定行动计划的必要。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且我的健康情况也允许我去做。有一位青年朋友说我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话极有道理。可我并没有全忘，有一个问题我还想弄清楚哩。按说我早已到了“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年龄，应该超脱一点了。然而在离开这个世界以前，我还有一件心事：我想弄清楚，什么叫“悲”？什么又叫“欢”？是我成为“不可接触者”时悲呢？还是成为“极可接触者”时欢？如果没有老祖和婉如的逝世，这问题本来是一清二白的。现在却是悲欢难以分辨了。我想得到答复。我走上了每天必登临几次的小山，我问苍松，苍松不语，我问翠柏，翠柏不答。我问三十多年来亲眼目睹我这些悲欢离合的二月兰，她也沉默不语，兀自万朵怒放，笑对春风，紫气直冲霄汉。

道士塔

◎余秋雨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塌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起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

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家投来羡慕的眼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雕塑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柔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雕塑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他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迷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

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三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呵，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扒在洞窟里随手翻拣。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是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专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王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做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了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